



屏溪先生集十五

書

共三十一

~ 16
2419
15



2419
30-15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書

答李景休

相休〇一

答魏子華

伯圭〇三

答李于玉

玕〇一

答宋綱汝

尚輝〇六

答金景休

奎五〇十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書

答李景休

相休○壬申

安生璿三月遭母喪依踰月之禮今月初已行葬禮而或者引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之說以為卒哭必俟來月行之云禮意果如是耶報葬者疾葬也如今庶人之七日或九日葬者也士之踰月而葬古禮也豈可與報葬同科而論也當備葬禮虞後即行卒哭似可蓋二月而葬通行之禮故小記之不曰踰月而曰三月是大體言之也觀王制



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註則小記之三月二字其大體言之者可知矣

答魏子華

伯圭○辛未

周禮官職頗覺煩瑣夏官之射鳥巫馬秋官之廋氏庭氏等官於裁成輔相之道所不能無乎後世如有繼周公者必可一遵周禮乎

昆蟲草木之雖無亦可者何限而造翁亦皆生成之周官百千誠似冗雜而各有所當聖人豈無心哉然朱子厭儀禮之太煩瑣每謂有王者作則必將一番釐正過周禮亦然若有聖王作則亦不必專用周禮

大體之不可去者因之而其節目則必酌古通今更成一王之制矣

牲用右胖何義初祖云奉毛血先祖云瘞毛血奉瘞之不同何也先祖果牒各十二果各十二品乎用右胖者神道尚右之義也瘞字沙溪以為翰墨大全作奉丘儀作進祭畢而始瘞毛血此瘞字必誤當從之果十二牒考妣各六牒非十二品也

忌祭在月晦則祝文或書三十日或書二十九日乎書以晦日何如

書以晦日不的三十日亾者小月則不得已以二十

九日祭之此於最初二十九日祭時具由告之似宜

答魏子華

惟微之微為人心所晦而微乎理無聲臭而微乎道心從義理發其體段自微妙非人心所晦而然也

答魏子華

不與服君母黨同

凡從服所從沒則不服妾服女君黨義必無異

程子曰姑與嫂何嫌之有

此姑字似是小姑謂小姑與兄弟之妻無嫌也嫂叔則有嫌而姑嫂則無嫌也

待吉之義於此為躓

大意以為景之斬先除而丁之暮後除待吉之義於此為躓待吉即除喪之謂也躓即失字之意也通典文字類多澁艱商之

方氏曰六穀作陽德六牲作陰德

穀地產故取陽牲天產故取陰陰陽之互相取用者其義可知

春翁之問慎齋之答俱不敢知妾子既承嫡則妾子之長子亦為祖父之嫡孫何可服其本服乎無服宜矣妾子之第二子當服暮而主其喪凡承重者承祖

之重也妾祖母非祖父之齊體故無承重之義昔季
權判書尚游爲完伯時其庶祖母死判書公以其所
生長孫服承重三年引還黃江先生以爲不可即脫
承重服改制暮衰其後閔尚書鎮厚白於 筵中收
議而定之著爲 令甲使妾孫不得承重其祖母矣
福極皆賦於命也而謂之嚮用威用者何也
福極莫非命也在人修爲之道不可惟命是委而只
縱私欲而已惟皇建極使民遵道遵義則自無六極
之害矣便是嚮用威用之義也

誠意章第一節言誠意工夫二節言不誠之病三

節言幽隱之不可掩四節言誠意之效又應下章
大學工夫莫重於誠意誠意是正心之半其義極深
其說極密來說大體是矣其中自欺自慊兩自字與
獨字相應十目十手申明如見肺肝之意心廣上應
自慊下應正心體胖應下修身潛玩其味無窮
心經中與仁是發動處大全以中對正則正爲本
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何謂也

論性藁所論中正仁義即太極圖說註意也濂溪之
說中正仁義實配木火金水而言故也木火春夏之
陽也金水秋冬之陰也元亨中仁屬春夏之陽利貞

義正屬秋冬之陰中仁主發生義正主收斂此記正為本義為質者從周子說而言之也太極後論詳之

答李于玉

珩○癸酉

上元前二日遣惠清翰摩挲在手久而不釋蓋見志之所存已不草草以為聖人可學自慄程氏奪志之語有味子思已百之訓將此做去何往不遂求之當世實罕見聞誠令人聳喜不已也但君子一言以為不知其見謂衰鄙者太鄭重不觀恐好惡不盡明而取捨之不精自媿之極益恨左右者發言乖宜也然程子之言曰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若不我遐

棄與之周旋雖不得為輔仁之友而誠欲因此而警此昏耗也時賜枉臨惠以規音則真拙者之幸也

答宋綱汝

尚輝○癸酉

明德新民至善為一篇之三綱領明德新民的是二事各自有綱有目而至於止至善則不過為明新之標的亦無其目之可言則似不可以別端一綱言之未知如何

三綱領所論自古讀大學者如高明言者多矣朴世堂則以為豈有無目之綱乎斷然以二綱領為言皆不知之說也止至善實為明新之標準明新所係之

八條目各能止於至善則都係於止至善之綱也余於大學首章圖以格致誠正修爲明德之目齊治平爲新民之目而以物格知至至國治天下平八目之成效者爲止至善之目如此則止至善之綱不患於無目也且先文勢而後看義孔子所言三在字例爲三端整齊不錯孔子之意以三綱領言之者明矣朱子豈不知孔子之語而以三綱領持言之耶

知止以下五者次第功效之所以然者伏乞明教以學者之讀大學一事揆之於此知止能得一節則可知學者能知大學之爲學者初頭工程不可不讀

之實則此爲知止之事既知讀此則更無欲讀他書之意而此心專靜於大學心既專靜更無他擾故能安此心能安則便自料理讀大學之事此即慮也既能慮此則能讀矣以首尾言之其知可讀大學者知止也其讀大學者能得也其慮事之在於知止後者無疑章句釋慮字實屬在事上不可屬之知也

章句處事之處字與所處之處義同否下處字既曰處事精詳則是處於事上之義歟處置此事之義歟

所處之處謂心之處於所知者安也處事之處知止

後處置此事之謂也處字雖同而用處異也

致知○知之一字以吾之知覺識物之理者也心在內而物在外格物之時知在內乎知在外乎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者即此心之虛靈而能知能覺也此心之知之在內者以此能知者即物而知物之如何者即知之用而著於事見於外也夏詳之

君臣則先仁而後敬父子則先孝而後慈

君臣義合故先言君如夫先於婦也父子天倫也父之慈子非不出於天倫而子之孝於父不啻重於此也此所以先言之也來示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者於此意亦好矣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盛德即上所謂明德而至此稱之以盛德者何也

明德者德之帶虛靈而言之光明正大之體也盛德者已能切磋磨琢瑟僖儼喧而德止至善故謂之盛德明盛字略有義意耳

中庸序人心道心○朱子曰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者道心也此如何

飲食男女得其正者先生所謂道心者以人心之聽命於道心故也若夏問曰飲食男女是人心也雖聽

命於道心合於義理此人心之善者而已不必目之以道心也云則先生必可之蓋庸序既言上智不能無人心則人心之有善者可知也其善者皆那移於道心則衆人之心只是惡底而已聖人則元無可指謂人心其於上智分上謂不能無何耶以此觀之飲食男女之心得其正者只可謂人心之善也細商則可知也

下教心之能知覺者必合理而成知覺○心單言則氣也而兼言則理與氣具焉其未發時固寂然只有能知覺者而其能知覺者理也不可只以氣

之所使言之今若曰能知覺者合理而成知覺云則有若能知覺者在於此理之外待他理之合而乃成知覺者然如是則所謂能知覺者與理有彼此之殊不合理之前不得成知覺者矣未知如何心之虛靈不昧虛靈知覺虛靈洞澈神明活化等句語皆從單言氣上言如中庸或問所謂能知覺而未有所知覺者以心之未發言則亦全是以氣言非兼理說也今指能知覺謂理也者不是朱子理與氣合便能知覺云者知此理覺此事之知覺也蓋知覺之氣與性之理固不相離而非發用時則知覺自知覺

理自理是所謂只有能知覺而未有所知覺也及其能知覺者感於物而有動則知覺之理合而成知覺是所謂有所知覺也潛玩朱子知覺諸說則可知矣天命之性即本然之性也此性墮在形氣之中其所率之者雖是循其自然之道而其自然者已是形氣中所稟底性則所謂率性之性亦可謂帶得氣質而言歟然則牛馬騶魚之耕馳飛躍可屬之氣質歟

人物各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是天命之性則正朱子所謂異體上所得之理也凡言性字皆從當體上所得者言故天命之性人與禽獸草木亦各有異愚每言形同則性同形不同則性不同此正孟子每言人性皆善而以為堯舜與我同類者也堯舜與路人形同故性同也以至於物則牛與牛同一耕之性犬與犬同一吠之性亦形同之故也至若人與牛與犬三性之各不同者形不同之故也然指性而言之曰此何物也曰理也既曰理也則三性莫非理也何故而異也曰此無他向所謂凡性皆異體上所得之理從其各體而所得者絕異故其性自不同然從其各體上單指其性而言故此本然之性也曰其所以異者

實由於形氣之異則即非氣質之性耶曰此不知氣質之性之得名也朱子於性相近註以兼氣質有善惡者謂氣質之性性之以在氣兼氣而分言本然氣質兩性之意可見矣率性之率非不是氣之乘載是性而流行者也然只是乘載當體之本性而流行而已本非用力掩取者故勿論人物只循其本性之自然者謂之率性其性字全是上天命之本性自然流行於事物之間而各自爲當行之路也以此而謂之氣質之性全不是此等所見實有所坐凡性之稱皆理之在形氣後著名者也既在形氣後則隨人物形

氣之不同不得不各從異體上言之然此只指在氣而言亦非兼氣而言蓋在氣云者謂在此氣之中而不雜於氣理自理氣自氣也兼氣云者謂兼所在之氣而隨其汙潔理與氣混而爲一也今之言者不知在氣兼氣之別僂以在氣之異者一例歸之於兼氣之性以此牛馬鳶魚耕馳飛躍之性謂氣質之性者大不然明道論率性之道曰馬做馬之性不喚做牛底性牛做牛之性不喚做馬底性朱子又論率性之道以爲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失其性非牛馬之

道也此言牛馬之性即率性之性而以耕馳謂其本然之性者程朱皆言之後程朱者以耕馳謂非本然之性而敢謂之氣質之性耶飛躍亦然今無更說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氣二字一物歟二物歟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朱子以爲若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原無間又曰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氣看則二物混淪不可分開見此說則理氣之謂非一物可知然至微者理也至著者氣也理非氣不能發氣非理無所發二者混融元不相離若以理氣二物看得而必待氣之成形而理隨賦焉

則是氣未形之前是理何所掛搭歟混融則理氣相雜有悖於二物之不害各爲一物之義矣分開則理氣判然相離有違於有氣則有理無氣則無理之說矣二者何所適從乎或曰理氣有動靜或曰理氣有先後或曰理氣無先後此說從古紛然而尤翁之從理從氣從源從流之說何所援據耶自程子止非一物可知看得程朱說誠然矣蓋理氣本是二物而實若一物故朱子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千古論理氣的確之論也其所謂二者理自理氣自氣本不相關故謂之二也其所謂一者理氣混淪

無間理寓於氣氣承載理無一息之相離故謂之一也來說所引理非氣不能發氣非理無所發又有氣則有理無氣則無理真不易之論也其以必待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至疑氣未形之前是理何所掛搭此不然矣章句之意將言萬物受天命成性之義故始言物物各以氣成形而理隨而賦性此成形之氣賦性之理本非別件理氣也只是天地間陰陽五行之氣而其理即太極之理本在於陰陽五行之上者也即此五行之氣太極之理流行而成形則如此云此太極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潛玩

則可詳非所疑也理氣有動靜者動靜者氣而所以動靜者理也太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其動靜者陰陽之氣也太極實有動靜之理故陰陽有動靜也其曰理氣有先後者從太極而言本有動靜之理故陰陽以有動靜以此言之則若理先而氣後即尤翁所謂從理從源頭說若從萬物之成形而言則必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此則反若氣先而理後即尤翁所謂從氣從流行之說也然此皆橫豎淺淡而明說理氣體段也向所謂有氣則有理無氣則無理者朱子之斷案說也圖說註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

屏溪集 卷之二十九
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者也其實理氣本無先後何從言先後也

章句性道雖同○人與物就其一原上看則理未始不同而理既墮在形氣之中則是可謂性不可謂理也豈可以人物之性一例同之也臆見以爲人與人性道同馬與馬性道同牛與牛性道同各其所同之中隨其氣稟之異人有過之者有不及之者馬牛有善耕馳者有不善耕馳者聖人因其所固有者而導之使過者俯而從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不善耕馳者善耕馳之是之謂教未知如何

盛說然矣鄙之曾所論此者無異於此矣

戒愼恐懼是靜時存養之工也不觀不聞是事物未來思慮未萌之時也於此時節何所着戒懼之工耶不觀不聞既是靜時工夫靜時只着戒愼而動時無戒懼之工否

戒懼存養自是靜時工夫而若未發則至靜之地也以末致中和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一段觀之戒懼已是靜也而至於至靜則即是未發之時此時至微至密只湛一惺惺而已戒懼字至此則亦難形言只是平平存在略略提撕者也敬貫動

屏溪集 卷之二十一
靜戒慎恐懼亦不是只管靜時而此則言不覩不聞故屬靜時經書辨疑以戒慎恐懼謂之本兼動靜而於此亦兼動靜似不敢知農巖說亦然不可不商之諸子之日月至焉者真所謂未發之時此心治之又治澄之又澄既臻天理渾然之時有似乎行者之還家似無復狂奔走去之理而乍至旋離不能永守者何也以顏子之亞聖猶有三月後少違則雖其至於仁之時猶有如濁水之滓畱在澄清之下有時發作而然耶然則大聖以下之人雖加治心之工至於至靜至密之境而其本稟麤粗底氣

終莫得以與其種子而祛之耶

諸子之日月至焉兼動靜言非直爲未發時也孔門諸子之氣稟雖或濁駁而亦能依歸聖人有篤實之工故亦有日月至焉之美矣其心之至於仁者乍至旋違不能如顏子之三月不違者亦係資稟高下工夫淡淡矣若顏子不違仁之時夫子極稱其心與仁不違之意而已更無雖不違仁而猶有所歉欠云則實與夫子之心不踰矩者同豈其不違之時麤些種子亦猶存而在而復爲三月後違仁之材料也近來此中諸朋於此所見不合終莫得以歸一奈何先師苗

脉之說意有在焉蓋如上所云顏子一段而苗脉云者實以本稟而言之也今雖不違而後復有少違者以本稟不及於夫子故動靜流行之際自不免爲少違之苗脉非謂渣滓方在下面如濁水之澄之而清浮在上塵垢之猶畱在下也此義理十分界頭極微密處知之明既難雖似知之而說之精亦難雖或說之聽之真終難莫如默驗而體認之也

心氣之清濁不齊者既加澄治之工至於至靜之時則濁者清而駁者粹所謂變化氣質者正在於此此氣質一變化則所謂本稟果是何物也有時

乎以穢濁之氣來干至靜之中使清者復濁粹者復駁也聖人心氣既得秀之秀者故不待澄治而已自中矣衆人雖是同稟正通之氣正通之中亦有不純者故不澄治則不中或有中之而不能永係者必有所以也若曰今日純清明日復濁者只是本稟則本稟不過上所謂心氣爲然也心者一身之主也既一純清則何所牽制而復爲濁耶說未發者必以鑑空爲證當鑑之空無論彼鑑此鑑虛明洞澈一也而其體段景光有至清至明者有不能如是者其所昏暗又有遲速以鑑之本體銅

鐵有善有不善故也聖人與衆人心氣不同與鑑鐵之各自不同者無異衆人修明此心至於十分界頭者亦如鑑之垢盡明全而其所修明者終是受稟濁駁者之澄清故其爲清粹與聖人本清本粹有異者亦如鑑鐵不美者不如鑑鐵本美者之至清至明矣然則其清粹之時雖不可不謂之中亦不可謂有善惡而與聖人未發似有差別分數而栗翁卽此未發之時全體湛然與聖人一般云者誠有可疑

衆人本稟心氣雖不如聖人或心學工夫純篤者其心氣之動靜周流也或靜而至於至靜之時則性之德中而大本立矣無論久近遲速當此之時則栗谷所謂與聖人一般此至難值之事旣曰至靜之極處與凡言靜時不同朱子初以廝役下賤亦有未發之中後又言雖未感物不能慎獨則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又曰若無工夫則雖欲求靜靜不可得而靜亦動矣尤翁引此以爲朱子未發之說固有先後之異同至曰不可謂凡人皆有未發之時也由此觀之凡人之心旣能喜怒哀樂無所形見不可謂動則似可謂靜而其猶不無紛綸膠擾以此而豈可當章句

至靜之時大學或問至虛至靜鬼神不得窺其際之時耶此心雖曰靜矣而猶其有紛綸膠擾者此心之氣不無些兒濁穢之未盡變者而然也此果盡變而爲純清則始可謂未發至靜之時也言其性之體段於此而可謂中矣此所以朱子栗谷之謂與聖人一般也若以紛綸膠擾而只是喜怒哀樂之無所形見至謂之未發而以其所在之性亦謂之中則此豈子思之本意朱子栗谷所以訓釋之意也心本活物其體段忽如此忽如彼故流行之際忽然而清忽然而濁自是本色其或一時之純清又忽於霎時頃旋復

濁焉何待明日學者所以以是爲操守之難也鑑空衡平之譬只以其空平而取譬而已以鑑衡有形之物取譬於心氣無形之物一一倫比則何可同也此等處皆當活看而只取大義而已朱子空平之說意初不及於此矣栗谷之說即朱子之說而朱子之意實從心氣說非指性言也心氣所稟雖不能純清純粹學者於戒懼慎獨之工十分用力則或能有湛一虛明至清至粹之域若以爲元有清濁之相雜衆人之心何能有純清之時云則變化一節已是脫空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亦無可施之地矣聖訓賢謨左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考右證不可一日放過也須加省焉

君子中庸之中兼動靜言君子而時中之中單指已發而言與兼言未發已發與以隨時處中之義見之則已發時較多未知如何

時中二字皆隨時處中者言之而此章小註亦皆以過家門居陋巷言之而鄙意則以為此章中庸字以兼未發已發言之則夫子既兼動靜起頭下時中字豈專以已發言時中章句亦以不觀聞時戒懼兼言則朱子之意亦自上不偏不倚說下也此所謂時中者非但隨所處之時皆中云也未發時亦能不偏而

中看尤似周遍前日朴生德汝講此義每以時中單言已發看屢說不合未知如何

第七章亦言知之事而反說不知之事何也擇乎中庸而不能守不勇者之責而屬之於不知

此說知仁勇六章各該二章皆承上起下此七章即知仁承接者也上句知與擇屬知下句不避不守屬仁之行蓋其不避不守知之而不能真知故此章雖起下章而大義則專屬知矣

鬼神之為德既曰鬼神而復言德者何也侯氏以鬼神與其德分為形而上下朱子非之臆見以為

鬼神之為德如人之有德人之動靜云為莫非氣也而其所以然者亦莫非理也以鬼神二字屬氣看德字屬理看如何

或問朱子之斥侯氏說每看每不能無疑以章句言之鬼神二字之釋必以一氣二氣言之德則云性情功效豈不以鬼神為氣德字為性情耶其斥侯氏者終未得其詳來說亦與鄙見同但不得諧於朱子說極是惶恐紆憫

答宋綱汝

庚辰

太極圖第一圈○此○即無極而太極也太極全

體不離乎陰陽則陰陽之氣不動則靜不靜則動此○之中亦有動靜之可言歟若曰有動靜之理而未有動靜則太極其可專以靜一邊言之歟太極非離乎陰陽而只言太極則只拈那理之本體而言固不可和他陰陽况可言動靜耶謂之動靜之理可也而若謂有動靜之可言則全不可動靜既不可言則靜亦何足言也

第二圈中(是陽之動)是陰之靜動靜必極然後陰陽生焉動靜未極之時厥象如何陰陽兩端循環不已無始無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觀於姤

復可知其雖有強弱少壯之殊而未嘗爲純陰純陽矣然則（之中亦有陰）之中亦有陽否夏至冬至之中陰陽雖已在下而猶未成交則此等時節亦不可謂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乎中央○即太極全體在於陰陽中而爲陰陽主常使陰陽動靜之者太極而動靜者氣也此○亦可和氣看否

動極生陰靜極生陽欲觀其象則自午生陰至于而陰極生陽自子生陽至午而陽極生陰小而晝夜大而十二月其象一也十月是純坤之月聖人疑其全然無陽也謂之陽月陽未嘗無而別稱陽月以此觀

之豈有全然純陽純陰之時少陽雖純陽實在於陰靜之中摠言則非純陽也少陰亦然天下豈有純陰純陽之時乎第二圈則全以太極之動靜言皆兼陰陽言也然而中○以太極本體言專以理言也

第三圈五行之各成一圈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水金之屬於陰火木之屬於陽者以其氣行之序而其所行氣與質生之序不同何歟五行之○是二五妙合萬物之生皆資乎是則非此○而成物不得此○未成之前五行何資而始乎以此五行謂妙合前物則理不當若是而謂是妙合後物

則所謂妙合者抑何物歟

五圈之各具太極者然也太極一也而其曰各具則人性中仁不得爲義義不得爲禮者其各具故如此各異今謂人物之性同者全不識太極各具之異也水生於陽火生於陰以其生之也水陽而火陰以其各成於陰陽者火陽重而水陰盛故流行也反與生出之陰陽皆變焉金木則生成俱盛故此易數之老變而少不變也勉齋亦致疑於圖解而往復於先生者屢矣天地萬物雖有成敗之時陰陽二五之氣何嘗無也前天地已毀後天地將改之時此所謂二五

妙合所資之始而其實前天地時已有資始之道矣槩之真精之妙合寧有間斷之時乎蓋妙合者理氣也妙合而生者物之形也妙合則無時無也

朱子答范伯崇書曰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河淮濟言木而不曰梧桐槭棘非有彼而無此也伊川云爲仁以孝悌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悌之本云云此書本論程子說也孝悌自仁出來故仁爲孝悌本也至言水火木金土而又言不曰江河梧櫟云云蓋以爲孝悌雖仁之爲而言仁時只是性而已不可以孝悌形言也比之水木則只是

氣而已亦不可以江河梧櫨形言之也云以此津之圖說則此言水火木金土者即圖說之陽變陰合生水火木金土者也此言江河淮濟梧櫨槭棘者即圖說之真精妙合後萬物生生者也其生水火木金土者只以五氣而言真精妙合化生萬物者是以五行形質而言也圖說之前後次第井井明白可詳之也頃日左右講圖說竇疑既曰生水火木金土又化生萬物所謂五行已是萬物中物既生五行則復何言萬物耶鄙以言氣言質之不同故有此前後之異者答之而左右猶有未信然者以此朱子說推之氣與質之先後言者可曉然無疑茲錄呈去耳

第四圈○即上☰而二五妙合化生萬物者也一
圈之中不可分陰陽為一邊陽一邊陰也然則乾
男之中亦一○坤女之中亦一○不可道半☷為
乾男半☷為坤女而左右分書乾男坤女者何也
此圖蓋以太極為主故自無極至萬物化生五層節
無非太極故皆圈而示之然最上無極圈子外以下
四層九圈皆太極之乘氣流行者也詳玩則可知乾
男坤女雖左右書之亦坤未始無陽乾未始無陰豈
獨陰獨陽可以成物也故語類朱子以為五行各具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五行之氣也其義可知也

答宋綱汝

湯武顏三聖工夫猶不至十分盡頭故不及於堯舜孔子矣若至盡頭處何不及之有不及之中亦有一般之時其又有不得爲一般之時者是所以不及處也商之景晦講學游泳不出於泉聲嶽色在渠亦不可謂有失手也是處巖泉江山曾者非不知國中名勝而此來玩賞則益知其奇勝矣日後豈無一見之日而與父兄師友爛熳遊賞又難如今日矣家間不至有大段事故七晦春府座下既有約與伯心必來

其時隨後陪奉而來如何幸圖之

答宋綱汝

壬午

近有牀上結大斂絞舉而納棺此何據而亦可從之歟納棺後大斂絞或解或不解何者爲是

棺上大斂作事稍僂而以事體言之則以片杠橫於棺上置尸其上而斂之似不如牀上斂之之爲穩當且旣用絞衾則不能純用家禮也終不如一遵古禮之爲當也若其納棺後解絞者蓋以家禮無絞之之事故結而復解然古禮已有大斂而實絞之自不當復解也

環經不見於家禮而出於雜記壇山以白巾承環經備要從之小斂後經帶亦然此果無疑否曾聞胤丈丹郡遭變時先生臨視闕此經帶環經一節云必有定論伏乞明教

環經及小斂後先着經帶禮記說而家禮則刪之以朱子語類書牘觀之每言其古禮太煩瑣難行蓋以入棺之前喪人哀號罔極專意於送終而已不暇於生人繁文故此等節目盡行刪去只存括髮一節以待成服經帶與衰同服家禮之意非偶然矣鄙人則曾前治喪皆不用白布環經小斂經帶向日丹陽時不服以此也

答宋綱汝

心之理直遂而純善者聖人之心也或邪或正者衆人之心也此何故也以其所發之心氣有清有濁也人或方將為極惡之事中忽然有四端之發見者即者濁惡之氣忽變為清氣耶濁惡之氣自如而清氣又自中襲濁氣而出來耶氣無二本而其發用處反為二歧者何也

此問甚善真是揀得可疑者而講難也昔者韓季明以此質問於先師先師之答可以曉高明之疑問矣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考之先師集中可詳矣蓋氣之清粹者爲賢智濁駁者爲愚不肖此朱子之說也賢智者心氣清粹故性之隨感而發見者直遂而善者多愚不肖者心氣濁駁故性之隨感而發者惡者多是以粟谷之言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者當然之正見也然是大體說至若見孺子入井受蹴爾與食則惻隱羞惡之心雖於濁駁之上驀然發之者此性之正者感之者重自然必應氣在此時雖有濁者未及容其用事但得聽命於理發揮出來而已此非理之無氣自發亦非氣之濁者能變爲清載此善情而發出云也先師

之意蓋如此此寶金秤上秤出來者也不可疑貳也

與宋綱汝景晦

明輝

國家之禍莫慘於壬辰而再造之功莫大於提督李公當是時車駕西狩將欲渡江國勢之凜綴如一髮危矣向非提督神謨鬼筮一戰而驅逐鯨鯢收復三京則西狩之駕何以還奠漢師吾東之得有今日固不可保矣大難旣夷本朝諸臣雖微勞寸功咸侈丹鍤報祀彌隆而獨於功存萬世之李公蔑然無絲毫之報固以天朝大將私報無路而歲月旣久因而忘之并與楊經理一祠之例而不能加意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焉此已吾東之大欠典而不幸區夏淪沒提督之孫
東投吾土天下之廣外國何限而其不之他而必歸
於我者其心豈無所恃而提督英靈有知安知不指
導於冥冥也今既來作我人香火不絕則屋烏可愛
追報有地宜有不可已之道矣當初冑裔流離儉荒
無所聊生至不能立主而祠之奄過四世之限而不
遷之禮終不舉論故其孫亦不敢顯然世祀苟且魚
菽冤苦無訴傷痛之極若自 朝家追念提督不忘
之功則崇報之道宜不下於本 朝一等功臣之例
即錫以不遷之禮神主不可不造本 朝爵命雖不

可加而節惠之盛典亦無不可贈之義是宜加以美
諡以及於題主之時而祠宇不可不造給田民賜牌
及子孫錄用不可不如例且 特命詞臣別製廟碑
闡發前後事實則 神皇帝東顧罔極之恩亦并昭
載於文字之中而將可以傳之百歲矣其終我 聖
上不忘大義者豈不上配於 肅考大報之遺義耶
士友之論或欲一番上請近來儒疏勿論義理當否
輒多生事 筵臣或大僚 筵席從容之際因事敷
陳則未或不成但無人思及以聞之當路是可歎也

答金景休

奎五〇壬申

頃蒙委枉留止數日竊觀之志之才正可以有為矣
心甚嘉歎而幸遽莫之究竟別後悵益自不禁克
念之來得手札鄭重求道之意發之言辭殊恨叩之
不於洪鐘而無以聞大音也第知至至之知終終之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易文言之語其終始表裏之
工真實的確無踰此者而朱子所謂勇猛奮躍一躍
躍出八字又崇廣之神方而合之則為中庸之三德
也幸於此而俛焉孜孜毋使相與之意終落莫也

答金景休 癸酉

中庸固有未發之中而語其一篇全體却是專就

用上說伏未知如何

中庸首揭天命之性以言一理其下說明善誠身許
多工夫以至於九經治平之大業末復合於無聲無
臭之理而止焉中間說工夫事業處勢不得不專在
用矣且已發用上可言者多而未發之體則一二言
外無事可言以費隱言之說費之廣大而已隱則不
過言隱在其中而已其義蓋如此不可以說用多而
言體少者為疑商之

人心之不能無善惡誠無可論第原人心之所由
生實緣有此身寒欲衣飢欲食搯着痛抓着癢亦

不可一日而無今從其發出地頭謂有善惡從其本然不可無處謂之善惡如何

人心即衣食聲色之心聖人所不能無者而凡所謂人欲皆從此生出故謂之兼善惡人心惟危四字通聖凡言之衆人之心善惡相錯不啻危矣聖人人心雖無惡而以其惡所生之地故聖人必戰戰兢兢猶恐有惡此之謂危也盛論從其本然不可無處而言之云者此泛論人心也惡固無可言而善亦無可言謂人心兼善惡者皆從發出處言之也商之二者雜於方寸之間

雜非一時齋頭并出之謂也一番道心一番人心皆從方寸出來自方寸言之則亦可謂之雜也

守其本心之正本心是指道心言耶
本心指兼性情合體用者言道心只指性命發見者言體段有別此云本心實指道心之無過不及處人心之有善無惡者而言也

人心每聽命此謂聽命者不是以一心別向他處聽命於一心只是人心發時以此人心反而思之耳是斷自此心反省處謂之聽命耶

心雖一箇心而既發之後則千條萬端人心道心皆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發後之稱但主於形氣者不附於義理則必至於欲故必使之聽命於道心此以已發之心商量者非如佛氏之觀心商之

首章天命天之所以命令賦與者亦由大化之周流則所謂命者亦當就氣上看否

來說得之但命字就氣上單指理言不可和氣言也

小註理隨而具隨字恐如何

上下兩後字非是隔絕有先後如古今之有先後也只是理氣混淪無間本無先後而從理氣本源而言則不得不先言理而後言氣從稟賦而言則又不得

不先言形氣而後言所賦之理此隨字不必疑也

道也者

止

不聞前承下教以爲此條專言未發下

條專言已發第此二條語意相對皆言如此故君子如此恐不可以道不可離一段着在上面以統二節而斷自戒慎以下爲未發斷自莫見以下爲已發矣如此看去不但文勢之一長一短朱子析句分章之際何不截自非道也以上別立綱領而特解之顧乃渾入於未發一節之間耶竊疑此條是提其大綱故特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雖不見聞亦皆戒懼則其觀聞之戒懼從可該矣此

雖主於未發而已發之旨亦何嘗外此也至於下條持審其細密故又言隱微萌動之時尤加謹焉是就上條剔出動一邊申致意而又必舉幾之始動以見從後許多應接皆從此流出章句上條雖字下條尤字正合詳玩是其文勢雖爲對偶究其本義上下相承都無罅隙恐不可判而爲二也

此條所論詳密可觀沙溪之意如此而春翁於講筵言之亦如此農巖則力主此意但子思與朱子之意以戒懼慎獨分動靜工夫子思之意以末章第二第三節觀之其以戒懼慎獨分動靜者可知而兩節

章句之意又明白無疑矣且以本節章句觀之常存敬畏以上釋正文道也至非道也通動靜言之雖不見聞以下釋正文戒懼以下而屬靜時工夫者無疑矣且朱子答胡季隨書此意備盡無餘矣更詳之

未發則性也性是太極全體無可見聞無可摸捉底未發是心地湛然肅然平靜虛明底恐不可直以心地之虛明把作太極全體更無分別矣

喜怒哀樂情也而情之未發性也蓋其發與未發心之氣而未發時理性也發之時性之乘此而著見者情也子思專以性情言之故章句之言亦如此非以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未發時心氣之湛然虛明者爲性也此等處惟以義理求之不可以言語拘之也

造端乎夫婦上文既有夫婦所知所能則於此不必疊架而竊疑彼主道體而言此主工夫而言以起從後諸章矣

所論然矣此亦有劄疑所論覽之

十三章張子所謂衆人望人不能曉然蓋以人治人改而止云者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如有不孝者治之以孝曰在爾之道自當如此其人能孝卽止不治非謂望其僅僅等比於衆人衆人

上一層地又不是遠人不可行底道理若以此衆人謂通聖凡則下文易從字又大故沒意味奈何衆人云者如凡言人之道云爾雖凡衆人若盡在己之道便亦聖人而今教人責之以聖人之道云則聽之者邈若難及而若曰以凡人之道責之使盡云則人猶若可以及之此正文以人治人云者爲此而張子之以衆人望人者亦以是也以衆人望人者非以下等人責之之意盛諭望之以衆人恐非其道之至云者不然蓋具仁義禮智之性則聖凡無異雖衆人盡在己之性則此所謂人人可爲堯舜之道者也衆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人二字不可低看也易從云云實如上若可及之意不可謂沒意味也

十四章素夷狄行夷狄嘗承下教以淡遯屏迹不在人間爲今日中華人處義之中庸竊疑君子之道盡其自己分上於見在之位而已己力所不及處蓋亦任之而已且道之所以爲道以人皆可行若必如下教則或可責於一二人恐難爲天下共之道如何

此義曾亦講究之淡曾聞孟子之言曰服堯之服言堯之言云爾未聞冠胡之冠服胡之服矣衣冠文物華夷之辨在此剃頭而服其服誠有所冤痛不忍者矣若或有志之士遁迹淡藏欲不污其身則豈不多哉若或天下之人皆不忍爲之則豈無不冠其冠不服其服之道哉義理不明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不能皆有此志也以道理言之則豈非可以公共之道也鬼神章道體浩渺至難形容小大費隱之妙不可以空言摸出必借他說可以證明而天地之間無形無影無可見聞而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可明此道之妙無如鬼神故以此言之不但論鬼說神而已前承下論以爲此章專說福善禍淫而朱子章

句一不發此章下之兼費隱包小大專說此道體用則今此只取栽培傾覆之義以解此章恐如何此章編在於前後六章之間無上承下接之義無着落沒意味若謂以兼費隱而然則費隱理之體用何物不然何事不然其以為有福善禍淫之意者誠有說矣大學序曰聰明睿知能盡其性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鬼神即天之主宰造化處也此上三章修身齊家已極於中庸之道則序所謂盡其性者也其下名位壽祿之必得者亦序所謂天必命之之意也如此則上承下接義理無所疑難章下包大小

三字誠有意在上三章是修身齊家而為費之小下三章是治平大業而為費之大以鬼神福善之意看然後上下六章皆此章包括得盡不然則此章之干六章何事哉然此實此章大義而朱子無所言亦不敢謂必然也

十七八九三章上二章皆言其德而只言孝下一章言孝而又只言祭祀何也百行之中孝為源故舉大而見其小耶視無形聽無聲之孝尤難於日月既遠之後故言此以該其餘耶

盛說得之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論語曰孝悌

房溪集卷之二十九
爲仁之本此爲百行之源中庸之特言孝者以此而
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九孝之大者故下二章
之言祭祀繼述亦以此也

十九章繼志述事此章以武王周公之孝發端而
繼述以下因爲統說孝道耶且如周公推文武之
意以王大王王季蓋非謂文王嘗有如此之志只
是推想文王苟或身爲天子必當追王其親故推
此意追王二祖是所謂繼述之事耶且泛言繼述
之道如有小人身雖悖亂而未嘗不欲其子之善
則不論其迹之逕庭只爲其子繼其欲善之志謂

之繼志述事如何

只是推想文王云云等語然矣推王是聖人奉先之
當然底道理未必文王平日有諄諄教戒而謂推文
王之意也除是周公言至于太王實是翦商太王亦
豈有翦商之志哉太王是前知之聖也見文王之聖
當商運之衰而已知天命於是維新傳之王季以及
文王者不過順天而已文王亦聖人豈不知天命之
終歸於周也若周爲天子則其必追王者文王亦已
知之矣此言推文王之意雖謂是文王已知之事亦
何害於文王臣商之義也繼述是達孝之事先言達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孝繼言繼述以承之其意可知也且一戎衣有天下宗廟享之追王祖先等事九繼述之大者也乃父乃祖雖不能事事盡善而爲子孫教戒之說皆至行美意則子孫之爲其教戒而不墜先訓者亦可謂善繼其志矣

三近以前不言九經今以三近引起九經豈上三知三行無事於論說九經而九經自行於其中故未之嘗言降至三近始爲詳言之耶

此章先言五達道以明性命之本原繼言三達德以明入道之方次及九經之許多政法此三近不過係三達德科內豈可以三近謂發九經之端耶

二十三章明動變化此云動變化專著於物而言有異於變氣質之變大而化之化蓋以此篇多說修道之教而此章在二十章治平大業之後且與上章相對與那盡性參贊之意對說故其言自不得不不如是耶

上章旣言聖人盡己盡人盡物之自然而化者此則對待於上章而以學者推致而至於其極者而言也致曲如明德章句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意也形著明動以至於變化亦如以復其初之意也此形著明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動變化等字是學而至於聖人之工夫次第也但以章句而分截言之誠形著明即上章能盡其性而德無不實也動變化即上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者也其動之變之化之者莫非在我而其動與變與化則從物而言也來說專着於物云者專字似過分數而蓋得之

二十六章博厚高明章句皆以驗於外言之又言其積也其發也積是充積之意以言其充積于中則好矣而此云驗於外且高明云云不於心地上論說而却謂之發也高大而光明又何也

此章以聖人之德比擬於天地不息則久聖人持敬工夫無時間斷真積力久則其著見於外者德器之深廣安得不配地之博厚也光輝之發越安得不如天之高明乎地之博厚以華嶽河海之持載而言也天之高明以日月星辰之昭昭而言也雖以至誠不息於中者而至此及其博厚高明則本指德性之驗於外發見者言之如天地之所以示於人者也此聖人之與天地合其德者也

振河海不洩伏見劄錄以語類說地浮海上者疑其有訛竊疑天氣也氣固無窮地質也質固有窮

既窳之邊既窳之下勢必空曠水之性本下則流而下蓄於其間者誠無不可而勁風之所束大氣之所舉九陽之益遠益剛而水亦不得墜落長滿於天地之際矣若其水大於地則五行固不能相均奚獨於地與水較其多且寡哉天地未闢只是濕濕即水也其多於諸物顧何怪歟至以日月由水中行疑其水深所翳不可透照而受明此亦有不然天實無邊無論水包地地包水水與地俱是質其不及天邊亦明矣日月麗天回環不息則其行之至高至遠而超然於無物之外又可知矣其

光影相照有何所礙乎且以水深而疑其翳以證此地之包海則其包海之地其厚與博可知已彼日月何獨翳於水而不翳於地乎竊見楚辭輯註是朱先生最晚年親所解釋而其天問註亦以日月之行謂皆由水伏未知如何也蓋此云云直以明大地廣厚之德歷言地上所載之物以引其重矣如云華嶽是河海對說而華與嶽亦不是別箇兩山則其爲過去文字偶然引用可知恐不可以文害意也

水浮大地之說本出朱子固不敢肆喙而終不能無

疑振河海章句先生謂振收也太極圖說註又謂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此皆言雖河海之大而不能不倚附於地也今言水反載地誠不可知也若地之四邊及下面以及天際而皆水則水之大倍地者五此已決無之理也且天之蒼蒼都是氣也而無如地之形質則畢竟積水貯在何所若曰爲天之大氣管束不滲漏云則即此地面空虛處莫非天之氣也何必就下於三萬里之遠而後止也日月之由水中行亦煞可疑以目所見言之薄雲輕霞日光猶不能透照况萬萬里濁水之中月何以受其明於日也愚見如此故聊爾言之耳然孔子曰不知人焉知鬼眼前事猶不能知之况所不見之地耶莊子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此言誠得之

二十七章尊德性 止 明哲保身上條既言君子之學以至其極其下却無他說只言不驕不倍明哲保身以終之何也此數語果可以盡聖人之道之極耶豈亦只爲起下章而言耶

只爲起下章云云誠然矣居上不驕以下固聖人事而聖人事此外豈無可言必言此者蓋有意在二十六七章極言聖人之道大如天矣仲尼之道其大固

如此而終不得堯舜之位而以行其道故不過爲爲
下不倍足容保身而已此章章首盛言聖人之道章
末以此言之以起下二章不驕不倍之意而因繼言
仲尼之道且將章句潛心玩味經文之血脉貫通處
庶幾知之矣

二十八九章是專言孔子之不得行道亦中庸耶
孔子不得君師之位故不行其道此正雖有其德而
不敢作禮樂只從周而已當孔子之時則此乃中庸
之道也

三十一章章句以聰明睿智爲質其下四者爲德

下條又言五者之德以上所謂質并謂之德何也
聰明睿智不但此章句以稟質言之大學序聰明睿
智亦以氣質言此一句則不可以德言也寬柔以下
備言仁義禮智則信在其中經文雖無信字章句之
言五者之德者并信之德而言之也小註陳氏言當
用仁時仁發見云云者觀之當用信時信發見云云
也若以聰明睿智爲德則其發見者果何德也商之

答金景休

序二者雜出下答不是齊頭并出章海以爲此固
有不齊頭時亦有并出時此說似然矣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以雜出必謂并出則不然云克念之言亦或有如此之時須驗之心則益可詳之

十一章南方之強章句君子之道南方北方皆以血氣言之下云強者之事事字誠說得好而此云君子之道道即道義之道則此所云云恐如何南方之強謂之道者以為較北方之強謂近於君子之道也異於下節四強德義之勇也

十六章章下不見不聞止亦費矣鬼神氣也費隱理也此渾而言之何也

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上理謂之費隱也直以鬼神之氣當之則不然

十七八九章奎五問孝為百行之源止日月既遠之後下答不以為非章海以為自鬼神章至此直說費之大者此三章皆言制禮作樂之盛至下九經章而極其費不是專就孝上推說來此說如何此三章極言費之大者克念說然矣然制作之中十七九章以大孝達孝起頭而專言孝者豈不以孝悌為仁之本而以孝悌治天下之道耶况親親仁民其序當如此所以將言柔遠人懷諸侯而先言孝如此其盛也

答金景休

收放之工煞有精神甚喜省檢不弛也間不無飛揚
跳舉者自是例患習之久則却覺有打疊之效須時
時提撕而警覺之亦不可太拘束有若力制縛也陳
烈云云吾儒心法自與禪家不同既知此則或流於
頓悟之弊者無所慮矣

答金景休 丙子

羹飯左右之說悉之問解黃知事之問正如來疑沙
溪答說只言祭之飯右羹左上食之飯左羹右云云
其卒哭既用吉禮上食還用象生之禮則無明白辨

論未敢知也第念至卒哭始用鬼事之禮故一如祭
禮而飯右上食則以古禮言之卒哭後已停廢而後
世緣於人情象生而不廢焉故其設之也亦象生而
飯左耶但家禮時祭飯右羹左沙溪重峯皆疑其義
意所取而愚意生人之左飯右羹不但優於右匙之
用生人尚左故飯左神道尚右故飯右也未知不悖
否商量更示

答金景休 壬午

時金文貞公墳 止 乞歸 上不許 ○君子同退之
義恐是小人妨賢使不得行道之時若文貞之大

同實為救民之良規則慎齋之不合固為自退之

義而先生之因此欲并退果是精義之十分耶且

此一節恐不必大關於先生出處之義此時金止

不許三十八字刪去如何文貞之譏刺慎翁大失

請退或有微意於其間耶狀上亦無微意之可見

孝廟勤召諸賢慎齋以儒林領袖纔同赴 召而遽

遭潛谷之譏斥必於退歸此雖非賢邪消長之際先

生本師事慎齋同退之語豈不出於先生 上既不

許則雖不必徑情直歸朝廷以潛谷之故亦不能為

慎齋而言其譏斥之失若無先生此疏其於待慎齋

太薄何也以此觀之先生此着儘有義理不可刪

潛煽云云鄙意本非疑潛煽字也只疑潛煽之實

不甚著見於此文也如金邦杰疏其構罪題目太

半出於拯區區妄意本欲略提此等事以實起頭

之潛煽字也但其上下無間可插是為可悶否

大尹年譜及己酉擬書始出於癸甲世道將傾之際

辛酉擬書即是己巳凶計之影子則潛煽機括都在

於此左右或未之深察也辛酉擬書下以即是潛煽

之機括而八字添入則却明白矣但古來文字此等

義理不必如相訟文字之昭然明白惟作者以意書

之知者知之而已其必以八字添書爲得耶商之

答金景休

癸未

妾母禮既不世祭則何論遞遷於長房耶禮與法所重一也栗谷先生則不敢用家禮祭及四代之說從國典只祭三代妾母雖有親孫不敢即埋依要訣祭止三代可矣遞遷長房則終是大僭盛意亦如何

答金景休

甲申

鄭生恆保少姪爲其先文生家之後其家在光州而所後父亦病未遠行鄭生少姪在此定婚日子甚迫其冠行於何處而誰當爲主人耶衆議以爲

不如不行冠禮鄙意以魯襄公冠於衛成公廟之事觀之生兄爲主而冠於生家之廟不爲無據生家之廟豈不及於兄弟國之廟乎

冠禮一節未論家間事勢如何寧有不行三加之禮而冠之之道也所後家遠未及往則生家叔父以門長爲主人而行禮如儀少無所妨旣行禮於生家則先見生家之廟後歸所後家而見廟次序欠例而實出於事勢之不得已

答金景休

乙酉

李文文祥以參奉懿之獨子爲其伯父喜之子所

生家則因以無后參奉繼室羅氏取文祥第二子為收養孫擬以日後奉祀將來題主奉祀等節將何以為之耶廣平大君越一代為撫安大君之後而此則英廟特命恐不可證而為說耶且伏念此等變禮之家若遭其所生祖母之喪則為其養孫者其服當如何几筵亦當於何時撤去耶其家必欲得古今儒賢或大家中近似可據之禮以為加服本服三年饋奠之證政所謂無於禮之禮而第此仰稟

獨子之為長兄嗣不復立後繼世以其出後子之第二子托後奉祀者近世固多有之而既無古禮所言且無先賢所論今何以立說定制耶廣平大君為后於從祖撫安大君撫安之死在太祖朝而廣平之為后在 世宗朝何以承重服喪傍題則 世宗特命立后與繼后之受 王命者同豈無傍題耶蓋父之所生母降服大功是正禮也稱號則既有程子伯仲叔父之定論當依其父仲父之稱稱從仲祖云几筵亦當終其父晷季之限撤去之此當然之禮也但以其父之心言之實有至痛者存父母之恩天下莫大而以獨子出后於宗房既不能以生我之恩報之

不得已雖以其第二子權奉其祀事拘於禮防又不得爲承重三季而不得行二祥無異於無子之人死而不得具喪禮者揆之天理人情豈有若是之冤且痛哉禮有得一書爲據足矣之語收養母服禮經雖不見以義服之者自古有之至宋太祖開寶禮收入於齊衰三年仍著於家禮八母圖至情迫切處無他可據之禮則亦可引而爲據也今某之生母爲其孫之將日後奉祀也自其墮地之初至誠養育實無減於生我之恩則參以其父子情理爲此祖母據是禮服齊衰三季似不悖於緣情制禮之意既服三年則

凡筵當三季不輟而亦當行二祥豈不少校於人情天理耶第此所據之禮既非聖人所制之禮且有違於有服之親則雖有收養之恩只服本服之語何敢擅議而終犯汰哉之誚哉雖以人情之切迫引此收養服言之亦有多少掣碍極可商量何可以一時權宜之論爲定哉宜博議於知禮君子而處之也

通典漢石渠議大宗無后族無庶子已有一嫡當絕父祀以後大宗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后者不得先庶爾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

宣帝制曰聖議是○魏劉德問為人后者支子可也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長子不后人則大宗絕如之何田壇答曰以長子后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后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此諸父之禮未考其何禮似是三代之禮殘缺不得編於禮記還承之為承重無考可恨

答金景休

示繼後雖以人意為之本緣天理也十三四歲則或不無生人之道為父者計此年歲固可取人為父子之倫死生無異雖為亾人繼後何可以少四歲者為其子也既無前賢說之可據誠有汰哉者而第以

事理推之決知其不可為矣向前重峯先生奉祀一節此答孔巖院儒之問也曾不聞其本事委折只一時隨問隨答也書本且不畱之不知措辭如何而茲因湖南士人歷遊連鄉而來者適示是事前後文案顛末俱備昭昭可據如何有爭端耶蓋肅廟時閔趾齋既稟定於筵中今又大臣舉禮法更申制令極其嚴明而猶不止爭宗之意者豈但為私家之恃孫實得罪於國家也不足論禮之當否也浩然之氣講說未了者當俟早晚枉會時可以勘定

答金景休

人家不幸有其父遠出不知存亡者其子計其父
年百歲發喪制服是先賢之說而小生鄉人柳某
之父三十年前爲尋其兄之被劫於叛奴者步往
嶺南因而不還矣昨冬柳某之母喪出未知此喪
制服當如何謂之父在母喪則其父似爲死亡者
十過八九其子短喪題主以亡室豈安於人子之
心乎若謂之父亡母死則其父之死猶未的知又
其年尚不滿百歲有違於百歲發喪之禮伏未知
何以爲之耶

失父而終身不得尋覓則計父年滿百歲發喪制服
雖是禮家之說然今人則能壽百歲者幾乎絕無而
八十享年亦爲極壽且必待滿百則其子之得行父
喪亦難矣今則以八十爲限亦似無妨耶但此參酌
事勢而以意斷之而已無先儒說有據誠恐有汰哉
之誚也其子之母喪喪制及題主云云蓋爲母三年
禮意人情至重且大而父在則父主其喪且壓於父
而不得伸三年此則父之死生未分雖不忍其死而
未及服喪其死則必也何所壓而不得伸三年耶且
家禮則勿論父在父亡爲母皆伸三年雖父在爲母
三年不爲無據况此父之死生未定則伸母三年無

屏溪集卷之二十九
可疑矣神主亦不得已題以顯妣矣

屏溪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目錄

書

答洪克念

章海〇六

答李晦元

惟烜〇二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答洪克念

章海 ○ 庚午

就人物所稟上不犯其氣單言其理則即所謂一
 原理同也理通也此之謂本然之性就人物所稟
 偏全上不犯其偏全之氣單言其偏全之理則此
 偏全之理已為氣所使而為偏全矣雖不言其氣
 而已失其本然之體矣即所謂理絕不同也氣局
 也此之謂氣質之性然則天命之性率性之性不
 雜氣稟而言則似指所謂一原理通之性也

原溪集卷之二十一
一原之理同氣異者槩言理氣之本體也異體之氣
猶近而理不同者從成性後言之也今者人物五常
之同不同其將以異體後言之耶以未成形前言之
耶字書從心生性朱子言纔說性時便是此理已墮
在形氣中者也栗谷又謂理在氣中者謂之性若不
在氣中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以此言之勿論本然
氣質既曰性則其爲理之在形氣者也形氣具而各
稟此理則此爲異體上理而其絕不同可知也今就
形氣上單指其性曰此何物也曰卽理也又曰此物
物之理同耶異耶曰此既係異體之理不能免其絕

不同也曰然則與一原理同之理別爲一理而各自
不同耶曰不然卽同是一原之理也曰如何而以不
同者與同者而謂之同也曰天下之理何嘗異也只
是因其地頭所主而言者有異耳其曰同者指理之
統體未分而言故謂之同其曰不同者隨其形質之
位分各殊而言故謂之不同也然不可以其見在之
不同者而謂本不同也又不可以其本同也而指隨
物見在者並謂之同也此所謂同中見其異異中察
其同者也蓋天命之性章句既曰氣以成形理亦賦
焉云則其爲異體之理者明白丁寧今言性卽一原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之同也此何謂也自天言之在天而未及賦與之理
謂之一原也即一本也其賦與萬物而爲成之者性
謂之異體也即萬殊也其隨形氣成性之性雖是異
體上絕不同者而亦各其單言者故此謂本然純善
之性也來論謂雖曰單言理既言偏全則已爲氣所
使非本然之性而乃氣質之性此左右以萬物一原
爲本然之性人物異體上理爲氣質之性故也語類
先生論中庸健順五常之性曰牛之性順馬之性健
即健順之性虎狼之性仁蜂蟻之性義即五常之性
但稟得來少不如人稟得全又於孟子犬牛人性集

註以爲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此皆論
本然之性而不嫌其偏全也况近來謂物皆具健順
五常之德者莫不以朱子此章句爲大證案而朱子
自釋章句之意以或健或順此仁彼義言之者如此
其的實而猶此之不信何也至於氣質之性此性既
墮在形氣也氣或用事則本然純善之性亦不免爲
揜取而反有善惡之相雜故有此氣質性之別稱朱
子論性相近註以爲此所謂兼氣質有善惡者也由
此觀之本然氣質兩性元來一箇性而其所以異者
只在於單言理兼言氣與純善有善惡之不同也而

厚溪集卷之三十一
必以成性之雖不能同而單言之純善者一例與兼言之有善惡者同科而論之亦何也此不顧前賢定論只快己意扛夯撥去大言胡論也誠可歎也左右高才妙季發軔正路區區之期與鄭重惟恐初程之或差而終謬千里也須勿硬執已見愛護先入循依先賢已定之說一直前往淡所冀望來示九條許多說皆此意也若於此而合則庶幾有歸一之望不合則雖更有千言萬語歸一無期幸更於此而猛著眼極理會也蓋不分在氣兼氣之不同就異體之理雖其單言而稍涉於各異者一例皆歸之氣質之性則

四德五常亦皆因氣成名春夏之理不可謂利貞金水之性不得謂仁禮亦以其不能同者并歸之氣質之性而不可謂之本然耶在氣兼氣不能詳辨致疑於本然氣質者自前輩而已然左右之以偏全爲氣質性者亦不明於在氣兼氣之分而然也尤菴先生答朴受汝書言此甚詳幸可商之

答伯剛書氣局卽氣局之理云者有前言可考耶只言理通氣局四字則理通者一理無物不在故是謂之通氣局者氣本異而各成形體故謂之局也若言性理之分理卽理通之理也性卽氣局上理也栗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谷既曰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又以理一分殊與理通氣局對言之理一乃理通也分殊乃氣局上理也氣局上理本來理通之理曷嘗有異既就氣局上論之各隨其形氣自爲不同之理也只是與理通之理其所庄而言者異也如異體上理元來一原之理而至曰異體上不同之理則與一原之同者不可謂無所分別不犯其氣故謂本然之性者來說誠然但此非理通上言者也 在氣局上不兼氣而單言者也須商之也

朱子論理氣不過曰離合看三字而門下之所嘗

稱說者也以今日所論言之則千萬氣上自是一理則所謂離看而所謂理通也一氣上各有一理即所謂合看而所謂氣局也離看者就氣上不犯其氣單言其理也合看者兼言其氣也如此說去於本意上不甚相遠否

各一其理云者只是氣上單言也不可謂合看也下離看者合看者云云義意完好耳

健各具健順五常順亦具健順五常者侍生昏愚姑不見其悖道也今謂健不得爲順順不得爲健則男不可以和柔女不可以濟剛春夏無夜秋冬

無晝聖人之剛柔合德天地之晝夜成功如何也若以謂仁做義不得義做仁不得則父子主仁斯仁足矣有何許多般禮義君臣主義斯義足矣有何許多般仁禮此等窒礙處不一而足今若謂健亦具健順五常仁亦具仁義禮智者理通也健不得爲順仁不得爲義者氣局也理之通故健中自有健順五常氣之局故仁不得爲義也如此區處則似無多少纏繞矣

理本一般而既散在各體上則因其異體而理絕不同故聖人不得已因其不同者而別立名稱於春而曰元於夏而曰亨木上稱仁金上稱義此朱子所謂四德氣上標名者也初無春夏秋冬之氣謂之理一字可矣何必以元亨利貞四字之分稱也性亦然心之精爽初非木火金水之精爽則又何有仁義禮智之分稱耶今言健各具健順五常順各具健順五常仁與義亦各具仁義禮智然則健順仁義元無各該之義而渾然無別矣聖人何以多少字紛紜立名耶蓋陰陽五行化育萬物故萬物亦莫不備陰陽五行之氣而生焉有氣則有理雖昆蟲草木之微夫孰不稟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稟陰陽五行之理以爲性

也至於仁義禮智則名稱自別惟人受天地正通之氣以生已與禽獸草木之橫倒者形氣已別而况心是所稟正通之氣之精爽該貯方寸靈靈昭昭能知覺能運用矣顧此精爽即五氣之精爽故因其五氣精爽而仁義禮智信之稱立焉漢儒木之神曰仁金之神曰義云者朱子引之於論語或問而勉齋以為金木氣也神靈也仁義理也仁義禮智特是靈昭神明上所有之理之名也不可以凡言木氣之理皆謂之仁金氣之理皆謂之義是以目與肝俱是木氣鼻與肺俱是金氣都是人身上五行之氣而目肝鼻肺

之理元無以仁義稱之必於心氣上稱之者其意可知也朱子以仁義禮智為人性之綱而與天道之元亨利貞對待言之蓋人為萬物之靈而與天地參為三才聖人別稱其性之目以言之也禽獸草木非不各有其性而聖人不勝其各名其性只言牛之性馬之性而已必欲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混然並稱於昆蟲草木之性此何義也若虎狼之仁蜂蟻之義云云亦有由焉人物之理本一理也非天之賦人以奇特底理賦物以等閒底理也只是物無人靈昭之氣其性不得以稱仁義也惟虎狼之稟有木氣之一點

厚澤集卷之三十一
子通明而其父子之性彷彿於人性之仁故仍以仁稱之蜂蟻之稟有金氣之一點子通明而其君臣之性彷彿於人性之義故仍以義稱之亦非於虎狼蜂蟻而私與之仁義也元來一般之理各因一段通明之氣而能有此彷彿者故所以名之也物之初無些子通明者則並與其彷彿者而亦不可得而稱焉朱子謂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又曰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之今通萬物而言之則其無者既多其或稱之者亦彷彿於人性者而言之以明理同之實而已亦豈盡如人之克己復禮以爲仁善

善惡惡以爲義耶且以仁做義不得義做仁不得爲非本然之性以大體言之則父子之親主仁君臣之忠主義父子之間亦不無義所發者君臣之際亦不無仁所發者然其仁中之義義中之仁亦本仁本義隨事互發非仁而兼義義而兼仁固仁自仁而義自義也虎狼之仁蜂蟻之義以其氣偏故彷彿而可見者只是仁與義也以其具五行之理故其能知好生惡死而飢食渴飲各不無限節者亦皆有水火之理而然也然聖人初不以此謂有禮智之性而直以虎仁蜂義偏言之今必欲於虎而兼做義言之於蜂而

兼做仁言之其可彷彿而成說乎此等義理政好不
信已見信師言而已程朱豈非百世之師乎切勿自
用己意穿鑿傳會一循程朱說斯可爲寡過矣

水空之論政好著眼可以聞命耳水之在方圓器
中不得不隨器而方圓者器有體而水無爲也猶
理之在偏全氣中不得不隨氣而偏全者氣有形
而理無爲也雖其隨器而方圓即其方圓中本體
之融融澈澈者固自在也猶理雖隨氣而偏全即
其偏全中本體之渾然瑩然者固自在也就其器
中融融澈澈者單言則本然之水也兼器而言水

則方圓之水也猶就其氣中渾然瑩然者單言則
本然之理也兼氣而言理則偏全之理也今雖就
方圓之器而不犯其器單言其水則亦可謂方圓
之水而即此方圓者已爲器所局而爲方圓則身
在其不犯其器也猶雖就偏全之氣而不犯其氣
單言其理則亦可謂偏全之理而即此偏全者已
爲氣所使而爲偏全則身在其不犯其氣也如此
說去然後可謂陽之健不損太極全體陰之順不
損太極全體矣蓋陽不損太極全體者理之通也
陰不能并健者氣之局也伏乞詳教

方圓之論正偏全相似今夫方圓形也方圓之水性也如偏全氣也偏全之理性也蓋水與理屬之公共至方器之水方圓器之水圓者始稱性此理墮在氣質中則氣之偏處理亦偏氣之全處理亦全於此而單指理則不嫌其或偏或全皆可謂本然之性兼言偏全之氣則氣質之性是以天命之理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在牛則爲耕之性在馬則爲馳之性各自爲性不能互喚做者有似氣之使然而既墮在氣質則不及氣之用事而單指性言之亦自偏全程朱之言率性每在於人與物各循其性之性則率性之

性非天命之性耶天命之性非本然之性耶近世儒者泥着於性卽理一句而不知性是墮在氣質之理一如北溪所謂公共之理看去以爲性理也理一也昆蟲草木之性皆可以仁義禮智稱之也至如來論仁各具仁義禮智各具仁義禮智則又前未聞者一節新於一節而義理漸昧名目混淆可勝歎哉單指則本然之性盛說與鄙見同而左右以偏全之性謂爲氣所使而必欲歸之於氣質之性試觀朱子說告子三性註以人性謂全稟仁義禮智而犬牛之性謂稟其偏人性之全旣以仁義禮智之本然言而犬

牛之偏性獨以氣質言云則語勢文理其可成倫否且以牛之性耕馬之性馳謂之率性耕與馳非性之偏耶若以其偏而皆歸於氣質之性則朱子其以氣質之性為率性之性耶竊念統體太極與一原一本理之同處也物物之各具太極異體之理絕不同也萬物之理各殊者人與物物性不同也其統體也一原也一本也理之體也隱也其各具也各殊也理之用也費也彼牛之性耕馬之性馳鳶魚之性飛躍者在統體與一原一本則只是箇用與費而就物物上論之亦各有體有用有隱有費牛則當耕馬

則當馳鳶魚則當飛躍是當然之道理之用也費也其所以耕所以馳所以飛躍是性也理之體也隱也又各就物物之體也隱也而言則亦物物之統體也一本也一原也其費也用也亦各具與各殊與不同也是皆單指性而理之全體也亦可見天機之自然流動而此理之觸處宣朗故程子以鳶魚飛躍為活潑潑地太極全體之本然純善外此復何求哉今以或耕或馳或飛或躍之為偏謂氣質所使而非本然之性必欲那移得仁義禮智等名稱謂之性而各率此性為耕馳飛躍之道也云者其於理致物情一毫

近似乎此只知理之一原之同本也不知隨氣不同如耕馳飛躍之自爲一性而各一太極之全體也是不但不知性也亦不知太極之爲太極也不可不猛商量也

萬物所稟之氣正通與偏與塞截爲三大界分理之在是者亦隨而有大概分此所謂異體之理不同而卽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之性也又就此而兼氣言則正通之中或不無清濁粹駁之不同故性亦有善惡之各異偏與偏塞與塞亦各有過不及之不同故其性各有善惡之分焉此形氣上所受之理與兼氣之

理而各名爲本然氣質之性焉其實本都一性而亦本一理也蓋氣質之性卽本然之性之兼氣稟而言者也本然之性亦理之在形氣而指稱爲性者也只是一箇天命之理隨位分而異稱也此其大體言之而以人與禽獸草木言之理之在人形氣者爲人之性在牛者爲牛之性在犬者爲犬之性在禽者爲禽之性在魚者爲魚之性在松柳在禾莠者各有其性此本然之性也又以此而兼氣而言則人與牛與牛犬與犬至於鳶魚松柳禾莠各自有善惡之不同焉不可一一推說然其間架義例則實有井井不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素而有玲瓏穿穴之妙矣禽獸草木之性姑舍是只
以人之性論之正通者指人之頭圓足方戴天履地
五氣均賦五理咸備而其一身之氣之精爽聚貯於
方寸之中自能靈覺故理之在是者亦能粹然此所
以名仁義禮智之性而必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又
曰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仁義禮智之性於物則曰豈
物之所得以全哉又曰物則無之理本一也性即理
則人物之性皆受天命之理爲性似乎無所參差而
只是物之氣雖具五氣而偏而不均雖有其靈而亦
甚粗頑故其稟理而爲性者茲不同矣更加商之

答洪克念

壬甲

雖有通天之學絕人之行非科舉無以進於行道
之位今有一等人抱道獨立囂囂自樂不由賓興
則只自老死山樊如此者已拋却致澤一事矣欲
勉遵時令俯就場屋則已不免鑽穴之譏枉尺之
歉矣尋常講究未得其道

明道晦菴皆從科舉出身以此言之則栗翁之言誠
然矣然若使伊尹太公之自重者言之似不赴後世
所謂科舉伊川亦然古聖賢處義亦不可以一槩論
也先修治平之具然後可以赴舉者誠一等道理栗

厚溪集卷之三十一
翁性理之學科舉之業並行不悖者亦一道也然上說似長在學者自量之如何耳此皆以中古而言之耳近數十年以來則人心世道尤苟迂有志之士誠難涉迹於其間粟谷之言似亦用不得若不免俯首就之則亦當依利器俟時不可奪志之訓自潔而處之矣雖或黽勉就舉至於鑽穴枉尺之譏則何必有之此則世俗硜硜自好者所不爲若有志之士何憂於此哉盛意若以赴舉優歸之鑽穴枉尺之科者然此則勘斷似太過高

只是科業一事是親情之所欲止科業理學可以

并行不悖矣云云

爲父母者明乎義理則不必以科業強之也爲子者不能自專則爲此黽勉者亦豈無人哉人心陷溺義理日晦爲父爲子者其逐逐於榮利而全沒巴鼻者滔滔復何言哉要之有志於學問則父母不勸而渠又不欲則不赴可也父母勸之則赴舉無傷雖父母不勸渠自或出於行道之志或出於祿養之意亦俱無害惟隨事尋理無失於義之當然則亦都無妨正學者之所可商量也先生雖有并行之說亦引程子奪志之訓而申戒之先生之意亦豈欲惟科舉是循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哉學者雖不免黽勉赴舉自察其彼重此輕堅定此
心可矣決不宜浸浸然自陷於利誘之境矣此則不
可不猛著眼硬著力處也

繼子爲嫡則恐不可以體而不正論也蓋大倫既
正則父子而已初無其長有何正庶之可言嫡而
體矣有何正不正之可論也且况子之視父一無
所間則父之視子宜無異同獨於服制必欲強分
其已出與否者揆以情理却甚未安矣

爲子斬衰與爲父同者至重至大故必傳重與正與
體三事備然後服斬而以正字言之本嫡與立嫡既
嫡之後則論其輕重豈有毫分少間而至於服斬則
次于之立嫡與長子之本嫡不能不異既爲之子則
所生與否亦豈有間而至於服斬則體與不體亦不
能不異不必以所後子之不服斬而有欠於父子之
大倫也第二子之立嫡而不服斬者無損於適適之
義也細商則可知矣且四種之說出自疏說而其下
又云養他子爲後者同云則同是疏說也豈可一取
而一舍也以此養字諉於收養子而收養子之爲收
養母齊衰之服始見於宋太祖開寶禮收養父母之
爲收養子服則古今禮元無槩見所謂收養勿論異

姓同姓矜其將死收而養之而已豈可論傳重與否而直擬於服斬之重制耶此則全不成說矣

且此體而不正之說行于子身而已如父或己以次適承重則其子其孫爲其長子亦不爲三年耶爲長子三年乃爲正與體與傳重三事也喪服父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將所傳重此三事只以父子上言之正體於上者子於父爲所生之長子也將所傳重者父之於此子將以祖禰之重傳之者故爲此子三年云但傳重一事勿論正嫡與次嫡既傳重則嫡嫡相承一也己與禰雖非正體既以所傳重者將傳

之於其子則只論其傳重而已世或以嫡嫡相承一句必賺看正體之義禰己兩代若有非正體者爲其正體子者而亦不服斬實非經傳本意此不可不知前此疑難小生所辨初在正字而體與不體非始慮所及矣伏承教示其中關鍵都在體與不體不能不異八字而所謂體字之獨指己出而所後子不與之明證又不槩論賤陋生疑許多本領只爲此體字之不能區當矣今只破此一字則其餘諸疑自當渙然矣至於養他子爲後云者今以問解備要所引者觀之可知疏說大略矣然以鄙見考

之通典所稱雖始於隋祖之時自漢以來收養之法恩義甚重如劉封關平直不過村舍一見強作名稱者可謂收養之無恩者而觀其父子之情至死不渝曹嵩則本以夏侯之子不嫌於改姓詹體仁猶不免爲張氏之後則收養之法實與立後無異故有傳重者矣孔賈唐人似此筆法竊欲因時救患防於未然之意非直爲論其服制而設也此等處亦宜求其意而不必泥其迹也云云

父子之子正體之體其意俱謂之子而子字未論所生子所後子收養子皆著子字體字則必於已所生血氣相傳之子著得不可謂所後體收養體者蓋義意通不去故也如爲人後者謂之繼體則可而禮無直言體字固陋未之考耶儀禮喪服篇大功章適婦條註將所傳重者非適則服之皆如庶子疏謂將所傳重而非適者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爲後者也此言爲後者則決非爲收養子乃所後子也來諭盛稱曹嵩詹體仁等事而此皆後世一時義起而自成之者非有禮家所論則何足爲證所後子旣非已所出則雖同氣兄弟之子是取他人子鞠養而爲之後也且所後子不但非本體也亦非本正也可謂傳重非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正體也如嫡妻無子妾有子而爲後則非有第一子之所厭只是非本正也而謂之體而不正所後子既爲所後則非不正也而其非本正而爲正也與妾子之無嫡而立後者其例同也父之於子無所生所後長衆嫡庶之別皆服期比子之爲父降一等也若長子之具正體傳重三事者則特加服三季然其不具此而不加服者初不以此一毫有歉於爲父子之道矣蓋爲子三年至大至重雖所生之子服此幾希則其不得服三季者俱謂之有損於爲父子耶况陞正統者以非本正而禮不服三年亦不有損於其爲正

統也以此較彼則所後子雖不服三季其不少損於父子者可知此甚非難知之義而以高明之詳敏猶且不信義理之難明果如是矣

答洪克念 癸酉

理無形體 止 分數之可論

理本無一定之形體方所故本體則一槩純善而已及其在形氣上則隨其氣而各自不同者其亦本無一定之形體方所故也在陽則健在陰則順在牛則耕在馬則馳而爲絕不同之理者此理之一本而萬殊也盛意以其一本之同而又必於萬殊處見其同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者其可得乎至曰方處有不方者存圓處有不圓者
存者聖人無此等語法如此說理則籠罩鶻突一本
與萬殊理同與理絕不同無以辨別出來一原之理
同至墮在氣上則稱之以性雖本一理隨其所存號
稱各異者其體貌意味之自不得不異故也若曰此
絕不同之性即本一原之理則可也至以見在者元
不異云則朱子何以曰一原則同而異體上則絕不
同耶曰健則健而已順豈包說也曰順則順而已健
豈包說也仁義禮智莫不皆然今者不方不圓者并
存之論一如季前健各具健順五常仁亦具仁義禮

智之說也蓋未論不在形氣與在形氣本自一理而
其在形氣則稱之謂性者以既在形則不能不異故
別其稱號氣有陰陽之異而其性又異則有健順之
異稱陰陽分而五行生則其性又異而人之靈覺特
異於物故不得不有仁義禮智信之稱一字豈各無
一字之義而有此稱果使理與性健順仁義謂都一
般理字意以為理亦性性亦理也健而順順而健也
曰仁而義在曰義而仁在云則以一字而該之足矣
聖人初何必生出許多剩字胡亂而已全無分別耶
上面一原止古今判矣

理本一箇理而以不涉形氣而言其本色體段者與
墮在形氣隨物賦性者地分自別比之於人同是一
箇人未仕宦之前與已仕宦之後不但稱號之各異
其職責做為隨分絕異以此而參看理之在形氣不
在形氣者則其同與異者豈難類譬而知哉

中庸章句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凡物之生
氣有則理乘之氣盡則理隨之如氣以成形理亦
賦焉今此章句則乃謂理盡則氣盡理既無形體
無動靜則亦豈有始終乎

理無為而氣有為以動靜作用處觀之理全隨氣攸
為氣全理全氣偏理偏反似氣之卒徒此非不是理
氣情狀然氣之偏全本有此偏全之理故氣便偏全
而其理反隨氣而偏全者亦本有全處當全偏處當
偏之理而從而必偏全之也其實理為氣之主也非
為氣之卒徒也如粟翁氣之偏全理亦偏全章句氣
形理賦等說皆從氣之作用上言也若從理而言則
天地之消長盈虛人物之死生始終莫非理也以物
物所自得者觀之理賦而生焉理盡而終焉者固必
然之理也章句此段釋誠者物之始終故其言不得
不如此不須疑也且理固該氣之動靜作為而氣之

動靜作爲無毫分之外於理也然理本無情僞作用故氣之動則理在動上爲動之理而已氣之靜則理在靜上爲靜之理而已至於全處之理全而已非又有偏也偏處之理偏而已非又有全也盛諭圓處有不圓方處有不方者誠不敢知也

章海日前承舅母訃總服日限已過不敢稅服而老母服是小功月數尚有餘者卽行成服而據鄭玄說則似當服全服用王肅言則似當服殘月二說不知孰從

既是稅服則與追後聞喪同無論晷功當自聞訃日

服全服鄭玄說無容改評王肅說似不可從

示未發之中上達之最精微處心法之大本學者之極功豈不是煞用工而後可到頭也朱先生謂非大段用力者乃爲其未發時工夫平平存存略略提撕而已戒懼之際或用力之過則易作發後事云其所未發必此心之氣無一毫濁穢之候至虛明至湛一之時適無喜怒之形見則此謂心之未發性於是中矣雖當未發時不大用力而平日之涵養省察遏慾存理之工十分盡到可見此等氣像以此言之先生之意其可知矣若己私未除草木尚多濁氣未消清

明不昇而只卒乍點檢片時恍惚之際雖若喜怒之無可名言其氣則不胡胡擾擾必昏昏昧昧是豈可謂未發而與聖人都一般時耶其要必外而莊嚴無少惰慢之施內而謹畏無使私邪之干如此持久以至純熟則無事之時此心無所發而惺惺然只有能知覺者矣親切下手處其不在敬之一字乎

墓上一虞以朱子反哭於廟之說爲津闕之如何改葬之虞依朱子言不行之好矣第葬畢而歸無一番行祭人情缺然既有先儒之言世皆行之故鄙家亦行之而神已在廟何待虞安云者誠然矣

答洪克念

甲戌

別紙悉之在夷狄之地謂有君臣之義而甘心臣事以此爲平常道理則春秋豈有華夷之辨許衡真可作聖人天下義理寧至此耶高明之改見誠得之益祭考妣先儒固有行之者而沙溪先生謂不配祭者非薄於所配祭以哀在於所爲祭者故也云者明白直截可從無疑且以家禮祔祭章所引雜記祔于王父則配祔于王母則不配之文見之卑不援尊之義尤所較然矣云云

時祭則各卓設饌忌日則單設當位古今之正禮也

更何疑矣忌日若并祭亦各卓設饌亦可而至於一卓並設勿論時祭忌祭全非禮意亟可改之也但國俗以五禮儀之如此而宗廟之祭大王王后一卓並設故皆用此儀惟尤菴先生家外諸先生皆不能革舊可歎高明欲從頭歸正令人聳聽

答洪克念 乙亥

浩然之氣集註本自浩然云者實言人人本同有此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是義理大名目處朱子之釋豈有一毫不審者也此註正合商量也今詳孟子本文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上文既說浩然之氣此言

其為氣也正指浩然之氣也朱子釋之以為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蓋其天地之正氣剛大而能盛大流行故稱浩然之氣也此通聖凡人人之氣而言之也不然而以剛大浩然獨歸之聖人分上而凡人不得與焉則朱子何以曰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云也以此言之上文體之充者本自浩然云云實同此意也是知盛大流行底浩然之氣人人皆稟得來者無疑矣然其所稟得雖人人皆同是必有孟子集義而以直養工夫然後此氣能盛大流行可以稱浩然之氣若無孟子此箇工夫則

所稟雖同一此氣忸怩歛欠固不可以浩然稱之也
孟子本文之意實如此故集註所釋大旨亦不出此
矣然正文與註說皆大猶言之也就人所稟之氣窮
到底而詳說之者猶不如大學或問氣質之論其曰
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云而浩然之氣既以天
地之正氣言之則此正氣之正即正通之正也或問
與孟朱所言之氣都一般意脉也然而正通下又曰
其通也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不能無美惡之殊
故以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人皆稟正通之氣故其
體段果能剛大浩然矣正通既不無清濁美惡之不

齊則所謂剛大浩然者亦豈不有清濁美惡之分耶
若以清濁美惡之不齊而謂凡人之初無浩然之氣
也至疑集註本自浩然之云則不可春生秋殺雖各
有異春生自浩然秋殺亦自浩然未論其有異只看
盛大流行之實可也○所謂浩然之氣本爲不動心
言之也實靠心氣上言之而心之氣即軀殼血氣之
精爽故統言則氣質也其實一氣也且集義而心之
氣浩然則百體之氣從令而莫不浩然矣此所以謂
體之充也

答洪克念

丙子

周易傳義之說今示盛論誠元來鄙見也向日云云或疑盛見之太忽於程傳故爾第程傳義理雖好易本卜筮之書以本義爲主者誠是李厚而之謫路燒死千古傷歎而李度支之生行死歸土友孰不悼惜但厚而則有懷攄盡死亦何恨而三台則忠言積中一不得進之吾君畢竟齎恨而歿其志所存誰復知之絕可傷悒向來筵教何敢爲光華只不勝闔門惶惕而已

先生答金景休書命字就氣上單指理而言此段不能無疑蓋命是純然專說理也初無單指兼指之可言不必就氣後方有只是命之流行底可尋於氣上爾何必待氣後方著者耶

程子言天專言則理也天命之謂性天字實理也命者天理之流行云理不能自流行必待陰陽五行之發用而流行矣天命之命字豈非氣發上所乘之理耶然陰陽五行發用上單指理而言也譬之於人如四端之氣上單言者也頃日答景休書者果此意也今若以命謂非天理之流行則已不然則氣上單言者何可疑乎

汝綏又謂中庸盡其性之性字指本然而言其下

盡人盡物兩性字指氣質而言蓋以章句形氣不同而有異者賺連人物看小生謂聖人所以盡物之性者只以其理之所當然如牛之使耕馬之使馳人之使爲善而已至如山禽野獸不可親者則雖其氣質之性又何以盡之哉

汝綏獨以盡己之性爲本然性下人物兩性字爲氣質性者全然差誤凡看文字當先文勢而後文義此章上性字爲本然之性則皆本然之性爲氣質之性則皆氣質之性豈可分截而或爲本然或爲氣質耶文勢已極艱危苟且豈能成義理也中庸首言天命

之性說下來故首尾言性皆本然之性豈有以氣質之性看者耶此章之言盡己性盡人性卽大學明德新民之意而又轉一層至於盡物之性朱子以兼氣質有善惡爲氣質之性聖人之治人不能盡人之純善之性只得盡善惡混之性者千萬不是若物性則朱子以鳥獸魚鼈咸若言之則各盡其天所賦底本性而已汝綏之見何以至此高明所答大體得之

答李晦元

惟烜○壬午

近思錄以心使心註曰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謂非二心則可而其謂體用則恐涉如何也

以心使心不善看則為二心蓋程子之意則以為以心作主於內凡心之發用而應物者心自點檢之云凡於操存省察皆心以而操心心以而存心心以而省心心以而察心孟子王請度之註輕重長短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云本然之權度心也度之亦心也非二心則明而葉註體用之云亦無不可

批詢曰性字無間於未發已發蓋未發則性也已發則情也今言性不間於未發已發願聞之

情是性之用也性情之異其稱猶太極與性一般以情謂性者何異於以性謂太極也孟子謂惻隱之心仁也惻隱情而謂之仁四端之情即這仁義禮智之發也中庸章句喜怒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喜怒哀樂非那性之發耶情與性只是一物而因其為體用而二名也今於情上言性豈不可也

批詢曰眾人未發氣質純善此儘鑑空衡平鬼神不能窺之氣像所謂氣質善惡之性區處不得

未發時氣質純善指心氣而言也眾人氣質之性本兼善惡此氣質字亦指心氣而言也心氣謂之氣質者質亦氣也凡人稟生之初莫不受天地正通之氣為四肢百骸之身而正通之中本不無清濁美惡之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異心是各其所受正通之氣之精英聚於方寸之內
自能靈昭不昧而以其出於本稟氣質之清濁粹駁
故顧此心氣亦不無清濁粹駁之多少般數而固能
該夫仁義禮智之性所謂氣質之性之氣質亦知該
性之心氣而言心氣有善惡故性雖純善而兼此心
氣而言則誠亦有善惡其不曰心氣而曰氣質者心
氣與氣質同一氣也且以心氣而為氣質云則質亦
氣字中分言之也非形質之質也心氣自稟初本有
清濁美惡之各異則眾人之未及變化氣質者其心
雖或未發清濁似乎自在而今曰未發則雖眾人心

氣亦自純清純美者似乎抵牾而此有不然眾人心
氣不如聖人之清粹者以其所稟而言也未發則雖
眾人心氣與聖人一般清美者以心氣流行處言也
蓋心氣之稟聖凡固不同而雖廝隸下賤之稟其心
皆正通之精爽故皆自活化不測忽如此而忽如彼
故出入動靜之際眾人心亦或有清多濁少或純
清之時而接乎事物則為中節之和無事物之相感
而自在焉則為未發而性焉中矣此指心氣流行而
言雖同一心氣所指之時位不同其兼善惡與純善
元不兩相妨也但聖人之心氣常清粹故無間於未

發已發衆人之心氣清時少而濁時多以動靜言動則清亦動濁亦動靜而至於未發則有一毫濁氣在則成未發不得取考栗谷書所論未發說則可知朱子所以未發必言與聖人一般者以此也

批誨曰惡者發後事也以此教看則未發時純善不難見矣但退翁曰兼理氣有善惡性亦然矣栗翁曰以其兼氣而言性且有善惡尤翁曰論天命賦與則有氣質之善惡論心性發用則有情意之善惡以此訓看則發之之前已有善惡者明矣退溪栗谷尤菴三先生說皆從稟賦之氣質性而言

三訓皆得之不必碍於未發時純清之說矣鄙所謂惡者發後事云者氣質之性四字之稱本出於程張蓋性本純善而以發用處見則性或有惡焉此其故何在心氣之有善惡而及其發後善惡者始可見矣鄙所謂發後事者也

答李晦元

乙酉

人有兩妾而一妾無子以他妾之子爲子則其子爲其所生母當服何服

父以他妾之子慈於無子之妾者則此禮所謂慈母也其死爲齊衰三年而已爲其所生母亦當服其本

服與爲人後者之禮絕不同矣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